



副刊  
th

七日談

(北京篇)

北京的秋天，美好、短暫。金秋九月，地壇書市可謂愛書人的盛大節日，連日來，小小地壇公園裏，每天擠進去幾萬人，高峰日高達九萬。對我而言，去地壇書市買什麼書是其次，主要是一種習慣，純粹喜歡這種書香濃郁的氛圍。所以，擇臨近結束前的一個非周末去，然而，還是很多人。

雖然人擠人，但秩序井然，沒有叫賣聲，人們各自埋頭翻書，從書架上——拿下來仔細翻看，和同伴小聲交流，不時欣慰地笑，想必找到心愛的好書，而且價格實惠，有一種「撿漏」般的喜悅。

史鐵生搬離地壇附近後，寫了一篇《想念地壇》，文中寫道：「我已不在地壇，地壇在我」。

但他絕對想不到，「地壇在我」如今已無處不「在」。地壇書市改名叫「我與地壇」，書市裏最暢銷的書，無疑也是《我與地壇》；有家書店開在地壇裏，名字叫「我在地壇書店」，店裏最熱賣的也是《我與地壇》，並且號稱是中國賣《我與地壇》最多的書店。

抖音數據顯示，二〇二四年抖音圖書銷售前五名，《我與地壇》赫然在列。那年深秋，我們在地壇東門外雍和書庭（現改名為「我在地壇書店」雍和店）舉辦了一場「重讀史鐵生分享會」，主題為「他再次撥動一代人的琴弦」，邀請了史鐵生的生前好友梁曉聲和史鐵生研究者解璽璋，以及史鐵生妹妹史嵐，共同分享和史鐵生有關的日子以及他的地壇歲月，活動後一起去地壇公園，妹妹史嵐帶我們去看

她哥哥經常呆坐的那棵大樹。

「除去幾座殿堂我無法進去，……地壇的每一棵樹下我都去過，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都有過我的車輪印，無論是什麼季節，什麼天氣，什麼時間，我都在這園子裏待過。」（《我與地壇》）這座始建於明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年）的皇家夏至祭地場所，在四百多年後的一九九一年，史鐵生的《我與地壇》發表後，走進更多民眾的視野。

文學塑造了景觀。一篇只有一萬三千多字的散文，既沒有講述宏大的地壇歷史，也不談及皇家祭祀和重要人物，他只是在兩腿殘廢後，給自己找一處安靜的角落，「僅為着那兒是可以逃避一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。」「園子無人看管。……我把輪椅開進去，把椅背放倒，坐着或是躺着，看書或想事，搬一杈樹枝左右拍打，驅趕那些和我一樣不明白為什麼要來這世上的小昆蟲。」

我也不知道每年秋天，藉口地壇書市來地壇，有沒有史鐵生的原因，但總覺得應該來一次。這是北京最好的季節，蚊蟲已經少了，天氣清爽，想必也是史鐵生在地壇呆得最愜意的時節吧。「秋風忽至，再有一場早霜，落葉或飄搖歌舞或坦然安臥，滿園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。味道不能寫只能聞，要你身臨其境去聞才能明了。所以，我常常要到那園子裏去。」

今年的北京書市，略微有點熱。不僅天氣熱，場面也很熱。每個攤位前擠滿了人，我也懶得往裏擠了。上百家出版社，一百二十家

綠茶

書店，還有眾多文創、禮品、美食等攤位，偌大的園子顯得有點擁擠了。這十來天，喜歡安靜的史鐵生的魂靈，想必暫且避避去了吧。

「想念地壇，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靜。坐在那園子裏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個角落，任何地方，喧囂都在遠處。……地壇的安靜，也不是與世隔絕。那安靜，如今想來，是由於四周和心中的荒曠。一個無措的靈魂，不期而至竟彷彿走回到生命的起點。」（《想念地壇》）

我來書市，主要想看看來了哪些店家，尤其是哪一百多家書店。既有中國書店、新華書店、外文書店等國營大書店，各個分店都列隊參市，幾乎形成了「中國書店一條街」「外文書店一條街」，也有涵芬樓書店、伯鴻書店這樣的出版社自營的書店，還有布衣書局、紙上聲音書店這樣的舊書店、二手書店，當然，更多的則是彼岸書店、佳作書局這樣的風格獨特、主題多元的小書店。

一路逛過來，好幾次聽人嘀咕：「怎麼有這麼多書店呀？」是啊，怎麼會有那麼多書店呢？像我一樣熱衷逛書店的人，有些書店都第一次見到，可見，這個行業還是有股神秘的力量的，儘管人們都知道開書店不易，不賠就算賺了，但依然有那麼多人扎根於書店，用自己的熱愛和理想，以及不辭辛苦的努力，撐起一



▲在北京舉行的「我與地壇」書市。作者供圖

片閱讀的場域。正如，遠山書屋攤位前，七個書袋排列開，寫着「秋高氣爽愛自己」，或許，在她們心裏，開書店是「愛自己」最佳的方式。

「有人跟我說，曾去地壇找我，或看了那一篇《我與地壇》去那兒尋找安靜。我想，那就不必再去地壇尋找安靜，……莫如在安靜中尋找地壇。」（《想念地壇》）地壇書市閉市後，地壇將恢復往日的安靜。

著名音樂家劉歡去世 享年63歲



劉歡 (1963-2026)

一年一度的「劉歡原創音樂公益金」進行到底。

劉歡1963年8月出生於天津，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法國文學專業，1985年在首都高校英語和法語兩項歌曲大賽中脫穎而出。

1987年，劉歡為國產電視劇《雪城》演唱了主題曲《心中的太陽》，這是他錄製的第一首電視劇歌曲。隨後他又演唱了電視劇《便衣警察》主題曲《少年壯志不言愁》，一炮而紅，奠定了他在中國流行樂壇的地位。1989年，劉歡演唱電視片《大地情語》的插曲《彎彎的月亮》，該曲的初衷是描繪美麗的珠江三角洲。1993年電視劇《北京人在紐約》播出，劉歡應邀創作的片頭曲《千萬次的問》火遍大街小巷。1998年，面對國有企業改革下崗潮，中央電視台籌拍以下崗再就業為主題的公益廣告，劉歡演唱了其中的公益廣告創作歌曲《從頭再來》。2008年中國文聯、中共廣州市委和中國視協聯合主辦「中國改革開放30年優秀電視劇歌曲推選活動」評選出30首時代金曲，劉歡有7首歌曲入圍。

九七香港回歸文藝晚會演唱《團聚》

1990年北京亞運會，劉歡與韋唯演唱的《亞洲雄風》作為宣傳歌曲傳唱至今；1997年香港回歸文藝晚會上，劉歡與林子祥、葉蓓文、那英、張國榮、鞏俐及譚晶等歌手及演員共同演唱歌曲《團聚》，用歌聲見證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；2008年北京奧運會，劉歡在開幕式與莎拉·白禮雯聯袂演唱主題歌《我和你》。劉歡的代表作還包括《糊塗的愛》《好漢歌》《鳳凰于飛》等。

劉歡一生致力於音樂教育，1991年起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，擔任藝術教研室教師、副教授，至2023年9月退休，從教三十餘載。其主講的《西方音樂史》課堂座無虛席，深受學生喜愛。

據內地媒體報道，劉歡2009年確診股骨頭壞死，後期很多演出下台都需要人攙扶；2019年參加《歌手2019》時曾被透露剛做完心臟支架手術。

中國音樂家協會26日發文表示，「劉歡的創作始終致力於傳統民族民間音樂、現代流行音樂和西方古典音樂的跨界融合，特別是中國傳統戲曲音樂的當代化實踐。他的聲樂表演在極為獨特的個性表達的基礎上橫跨多種風格領域，雅俗共賞，又不失人文底蘊，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音樂文化的建設作出了傑出貢獻。劉歡的逝世，是中國音樂界的重大損失。」



▲2008年北京奧運會，劉歡在開幕式與莎拉·白禮雯（左）聯袂演唱主題歌《我和你》。中新社

胡子彤 參演《九龍城寨之終章》代表港隊出戰亞運 將運動員堅強意志融入角色

演藝潮流

本身是香港棒球代表隊成員的胡子彤十年前因為參與電影《點五步》的拍攝，無心插柳加入影壇。首次拍攝電影便為他帶來香港電影金像獎「最佳新演員」獎項，一鳴驚人。憑藉對運動的執著與對演戲的熱誠，他將運動員永不放棄的意志融入角色之中，同時在演藝路上不斷尋求突破，為觀眾帶來滿滿的正能量。今年胡子彤再度代表港隊出戰名古屋亞運，又再重回運動員身份。

文韋韋

胡子彤早前接受訪問，分享再次代表港隊出戰亞運的感受，同時亦分享在影圈的經歷。他亦分享了特訓情況：「上年八九月開始，（我）主要是因為想同隊友們經歷多一次大賽，但我自己的性格是若未成事都不會公布，到成事才正式宣布會出戰亞運。」剛完成《九龍城寨之終章》拍攝工作的他，慶幸電影工作與比賽未有撞期，他說：「因為對上兩屆亞運我都有入選，卻因工作關係去不了。」問到他如何保持體能？胡子彤覺得最緊要的是訓練堅強的意志力，拍戲每天十幾個小時，訓練只佔幾小時，那幾小時是高強度訓練，亦可訓練意志力。

拍戲與訓練間尋求平衡

要在繁重的工作與高強度訓練之間取得平衡絕非易事。胡子彤憶述早前的一段艱辛日子：「周一至五我們有三日訓練，老闆古天樂開演唱會是星期六、日，因為一定要出席老闆的演唱會無法訓練。在老闆澳門演唱會的上午，我跟隊友在中山受訓，完畢後立即坐車到澳門參加演唱會。」他表示平時訓練用的草灣球場剛好封場，令他們必須四處尋找場地，幸好香港有一個新的室內訓練場地，全力支持港隊訓練。他坦言一直希望有個屬於香港棒球總會，或者港隊專用的場地。談到運動員生涯最難忘的事，他說：「十幾二十歲的時候，有場比賽因為自己失誤令球隊輸了，失去冠軍，那一刻真是想放棄，每個運動員都需要經歷過失敗才會知道要繼續付出多少努力。」

曾經表示計劃今屆亞運後退役的胡子彤，表示自己想法又有所轉變。他發覺有時不用講得太「死」，自己仍在猶豫，因為很鍾意這個運動。他最不捨得跟隊友一齊的時間，去年開始重返球場，訓練十分開心，因大家從小便認識，一同成長，見證着自己最好與不好的時期，有一種純粹的感覺。他深信工作與運動之間存在着奇妙的

►胡子彤在《九龍城寨》系列中，拍攝了不少動作戲。電影劇照



▲胡子彤在演員身份之外，亦是一名棒球運動員。

胡子彤小檔案

▲胡子彤希望能將運動員的堅強意志融入演員的角色表演中。文韋韋攝



化學作用：「我覺得工作能幫我（提升）運動場上的表現，因為知道有好多事控制不了，可以做到的是眼前的工作，將自己帶去更遠。幾年前跟老闆（古天樂）吃飯，他叫我望遠些，但同時仍不能忽略眼前的事。」對於外界關注他34歲，是否已超出一般棒球手的退役年齡，他表示棒球運動可以打到40歲，主要是看自己還會否堅持下去。

「城寨四子」感情深厚

時間過得飛快，自胡子彤於2017年憑電影《點五步》獲得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「最佳新演員」，不知不覺間，他踏入影壇已經10年。這10年來，胡子彤發展尚算平穩，但也曾遇過低潮時期，2024年在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中飾演「十二少」一角，令「城寨四子」（胡子彤、林峯、劉俊謙與張文傑）人氣急升。胡子彤稱自己在疫情時，工作量大減，甚至要靠教棒球、賣車套現來維持生計。而參演《九龍城寨》系列，「十二少」這個角色給了他極大力量。他覺得這部電影讓自己可以重新在影壇站穩陣腳，甚至有機會衝出香港、讓更多觀眾認識。

當然胡子彤亦為這部電影付出不少血汗，記得與伍允龍拍攝對打戲時，他破皮鞋踢到下巴，縫了十五針。當時雖然受傷嚴重，但因腎上腺素飆升沒有覺得痛，休息過後第二天又繼續開工。這種「出生入死」的經歷，讓「城寨四子」戲裏戲外的感情同樣深厚。胡子彤多次表示，這段團隊情誼和拍戲經歷十分難得，大家互相扶持走過艱辛的訓練和拍攝期。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取得成功，第二部《九龍城寨之終章》亦正式煞科，胡子彤感觸良多。他提到導演曾說過一句話：「拍完這個鏡頭，城寨就會冇，終章就真的拍完，冇就真係冇。」他坦言每個人對此的感受都很不同，有人留戀、有人欣然接受，而整個系列對自己的演員生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。